我们都在赶路，却忘了感受

魏志宁

最近刷到一段很有感触的内容，有人问AI：如果能真正成为一个人，你最想体验什么？我也拿出手机试了试，答案各不相同，但核心高度一致——都想拥有人的五感，亲身去感受真实的世界。触摸清晨叶尖的露水，闻雨后泥土的味道，尝一口热乎的食物，听风从耳边经过，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地看一次日出。

这些回答让人心里微微一紧。对我们来说，这些不过是生活里最寻常、最普通的细碎瞬间，平淡到时常被我们忽略、遗忘。可对没有感官、只能靠数据认知世界的人工智能来说，这些烟火日常却是永远无法触及的珍贵，是穷尽算法也填不满的“感知盲区”。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那时候我常常发呆，一坐就是大半天。搬把椅子坐在院子里，什么也不想，就看着。天那么蓝，云慢慢飘，我会盯着云猜它像什么，猜着猜着自己就笑出声。有时候伸出手，让风从指缝间穿过，感受它的温柔；也会把手举到眼前，五指分开，透过指缝看阳光，傻傻的，什么也不干。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简单到不需要任何理由。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简单的快乐慢慢消失了。现在的我，只要一闲下来，第一反应就是拿起手机，刷视频、看动态、翻消息。回到家也是，瘫在沙发上手指机械地往上滑，老公想和我说说话，我还嫌他烦，头都不抬地“嗯”两声就打发过去。翻通讯录才猛然想起，已经一个多星期没给爸妈打电话了。生活看似一刻不停、满满当当，实则心神浮躁、空空荡荡。每天脚步匆匆、身心忙碌，工作赶任务、生活赶节奏，一天下来身心俱疲，回头细想，却常常不知道自己究竟忙了什么、收获了什么。我们被各种碎片化信息裹挟，慢慢丢掉了静下心感受周遭的能力，也渐渐看不懂“无用之事”带来的价值。

这也让我读懂了“无用为大用”的深刻道理。从前那些看似“无所事事”的静坐放空、观云听风、闲看飞鸟，恰恰是最治愈、最滋养人心的时刻。而我们如今拼命追逐的碎片化热闹，看似充实，实则浮躁。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往往最朴素、最寻常。空气平常，却是生命根本；流水寻常，滋养万物生长；平淡安稳的日常，支撑起我们所有的奋斗与前行。我们拼尽全力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归根结底，不就是为了安稳平安的生活、踏实从容的日子吗？

只是我们太容易把过程当成必须熬过去的繁琐，一门心思奔向结果——升职、加薪、拿到那个“句号”。可结果往往只是一个瞬间，真正构成日子的，恰恰是那些被我们嫌“麻烦”的过程。踏踏实实把一件事做好，帮同事解决一个难题，替别人办成一件小事，那一刻心里的踏实和满足，其实也是活着的滋味。就像下班路上留意路边新冒出来的花草，吃饭时好好品尝饭菜的咸淡，这些细碎的体验，和工作里的成就感一样，都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工作本身也是一种感受，过程本身就是收获，它不该只是通往结果的跳板，它就是我们正在过的生活。

AI想当人，是想来感受这些。而我们本来就是人，却活得像个机器，只盯着任务清单，忘了停下来闻一闻、尝一尝、看一看。这些事小到不值一提，但AI说，那是它们穷尽算法也换不来的。

所以我想，别等失去了才觉得珍贵。现在就能做的事，别推到“以后”。现在就能感受的东西，别让它变成参数。不要习惯了赶路，却忘了感受；习惯了奋斗，却忘了生活。平凡不是平庸，寻常才最难得。好好吃饭，好好看路边的树，好好听身边的人说话。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不是赶出来的。

（作者单位：屯兰矿）

那个仰天旋转的梦

周永胜

稀疏的秋叶不再推搡
阳光投射的剪影重新组合
诗意，似乎刚刚晕染
风与风的争执
最终归于远方尘土
世界的喧嚣渐渐平息
下一个出场的是你，是我，抑或一片雪
那个仰天旋转的梦
被一场秋雨淋透笔迹
我的魂灵向地升华
那顶神圣的仰望的桂冠
金光闪闪

（作者单位：西曲选煤厂）

家庭

秋摘丹柿



王建荣（公用事业分公司）

阮郎归·霜降日

武建维

疏林叶落洒河床，
秋光笼古庄。
重阳菊艳岁声长，
虫鸣伴夜凉。

农事尽，
手还忙，
大葱土豆藏。
流年悄逝鬓添霜，
故园犹自香。

（作者单位：马兰选煤厂）



月色漫过少年路

王栋胜

头顶皎洁的月光，我骑着家中唯一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秋冬时节的周六，初三放学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不管多晚我总会迫不及待踏上归途，从县城的中学往三十里外的家里赶。这是我初中岁月里，为数不多能令我心头泛起欢喜的时刻。夜色沉沉，摸黑上路。彼时只有县城街道铺着混凝土，一路途经的乡间大路，尽是被牛车碾出深深沟壑的土路，路面虽凹凸，却格外硬实。如今再回想，那份归心似箭的欢喜，悄悄盖住了独行旷野的惶恐，我只顾奋力蹬着脚踏，一心盼着早点回到家中，躺上温热土炕，踏踏实实睡上一觉。到了家门口，第一件事便是就近摸一块砖头，轻轻敲打自家后墙，好唤醒已然沉沉睡去的母亲，告诉她我回来了，盼着她来为我开门。

世间许多温暖的际遇，恰似春日破土的青草，悄无声息便来到身旁。时至今日，我也说不清缘由，当年我竟帮着承包学校食堂的大娘售卖饭菜。或许是看中了我为人老实本分，又或许是心疼整日郁郁寡欢的我。每周只需交给她二十块钱，我便能同她一家人一起吃饱饭食，这对于正长身体、饭量极大的少年而言，已是莫大的满足。中专的第一个假期，我刚落脚县城火车站，便特意前去探望她。当年待我实在宽厚，宿舍熄灯之后，还准许我借着食堂的灯光，趴在宽大的操作台桌上，复习功课至深夜。

丰收时节的欢喜，总能冲淡年少时那些荒唐窘迫的往事。那年暑假，我也学着城里同学的模样，央求母亲，准许我去参加数学、英语老师在家小院开设的补习班。老师们体恤住校的我们，帮我们争取到留校住宿的便利。往日挤着三十多个少年、气味混杂的宿舍，难得只剩我孤身一人。可饥肠辘辘的感觉阵阵袭来，一念贪念悄然冒了出来。我试着用自己柜子的钥匙，去试探还未返校同学的行李箱，没想到第一下便捅开了锁。我做贼一般慌张环顾四周，悄悄从箱子里取出一块饼子，大口大口狼吞虎咽起来。年少荒唐，如今想来，满心都是羞愧。

初中时，靠着家里一台卡带收录机，我学会了人生第一首流行歌曲——《窗外》。时至今日，随口哼唱，依旧觉得这是无可替代的好歌。记得学校唯一一次新年联欢晚会前夕，我向老师请假，急匆匆骑车赶回家，装了半袋子自家栽种的梨子。我把这些梨子当作礼物，分给同学，送给老师，赠予这所如今许多记忆已然模糊的校园。那场晚会上，我便唱起了这首《窗外》。

岁月匆匆走远，少年的身影早已消散在旧时光里。那些月夜骑行的晚风、食堂灯火下的苦读、饥寒里的莽撞，还有梨香伴着歌声的夜晚，都沉淀成心底珍贵的印记。苦乐交织的少年时光，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却满是质朴滚烫的人间烟火，时时回望，依旧温润于心。

（作者单位：兴能发电）

地址:西山工人文化宫 印刷:太原日报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印数:5000份 电话：编辑部 6215713 记者部 6213964 一版责编:张 衢